

CES- D的结构分析及其在成年人的试用*

辛 涛 申继亮

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

摘要 目的: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 CES- D结构的因素分析,以期建立关于该量表的结构方程模型,同时探讨该量表在中国成年人中的试用情况。方法: 453名被试,男 219人,女 234人,年龄 20 ~ 85岁。采用 CES- D中译本,在北京地区取样,由主试登门对被试进行测试。结果: (1)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, CES- D可分成四个因子,即无助与无望感、健康、压抑情感、躯体反应,此四个因子在抑郁体验上的负荷在 0. 60~ 0. 96,分别可以解释抑郁体验变异的 36% ~ 93%; (2)同质信度和分半信度分别为 0. 8679和 0. 8526; (3)无助与无望感、压抑感及抑郁总分随年龄增长显著下降,心理健康因子得分随年龄增长显著升高。结论: CES- D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,用于中国成人具有较好的信度,可以用于评定中国成年人的抑郁体验及其特征。

关键词 CES- D 结构效度 抑郁 成人

The Structure of CES- D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hinese Adult

Xin Tao, Shen Jiliang,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, Beijing

Objective: To analyse structure of CES - D and its suitability in Chinese adult. **Method:** Four hundred and fifty- three adults, aged between 20 and 85, sampling from Beijing area, were rated by the CES- D. **Results** 453 participants' responses to CES- D was analyzed by LISREL and gained four factors: helpless /hopeless, well- being, depressive affect, and somatization, their loadings on personal experience of depression were 0. 91, 0. 60, 0. 96 and 0. 83 respectively, accounting for 36~ 93% of total variance; Internal consistency of CES- D was 0. 8679, and split- reliability was 0. 8526; Scores on helpless /hopeless and depressive affect, and total scores decrease with age, whereas well- being increase with age. **Conclusion** The CES- D have better reliability and structural validity, and suited for rating depression of Chinese adults.

Key Word CES- D, Structural validity, Depression, Adults

抑郁是个体情绪低沉、沮丧、悲伤等多种不愉快反应综合而成的生理、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多维障碍。它是人类常见精神障碍之一,每年全世界至少有一亿人曾患有临床可查的抑郁症,而且由于种种原因,这个数目还在增加。近年来,抑郁问题成为临床心理学、发展心理学等多学科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。这其中,人们对年龄与抑郁之间的关系问题尤为关注。在有关心理健康和老年学的文献中,人们一直假设随着年龄的增加,个体的抑郁体验也在明显的增加,然而对此的研究结论却很不一致^[1,2]。因此,抑郁与增龄的关系问题

成为抑郁研究的一个焦点。

在我国,虽然对抑郁症的临床诊断已经开展很长时间了,但对抑郁,特别是抑郁与增龄的关系的研究还很少。目前,我国临床采用的抑郁量表基本上是翻译国外的量表,在使用国外量表的翻译本时,首先应考虑其是否适用于我国被试,以及其测量性能如何。本研究旨在对我国使用较多的美国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(CES- D)的结构进行分析,并考察该量表在我国成年人中的适用情况,以期建立关于该量表结构的结构方程模型,并分析抑郁体验在不同年龄的表现,以此来评估与增龄相关的个体抑郁体验的变化。

本研究得到霍英东高校青年基金资助

1 研究方法

1.1 被试

本研究共选取被试 453人,其中男 219人,女 234人;年龄范围 20~ 85岁,其中 20~ 29岁组 106人,30~ 44岁组 116人,45~ 59岁组 126人,60~ 85岁组 105人。婚姻状况:未婚 94人,已婚 332人,离婚 3人,丧偶 21人,不详 3人;文化程度:小学 16人,中学 170人,大专 102人,本科 143人,硕士 16人,不详 6人。

1.2 方法

采用 CES- D的中译本,在北京地区取样,由主试登门对被试进行测查。

2 结 果

2.1 CES- D量表的结构分析

依据 Pearson相关矩阵,采用极大似然法,运行 LISREL(V 8. 03)程序得到模型的估计参数(见表 1),从表 1中可以看出,所有观测指标 (Y₁~ Y₂₀) 在一阶因素上的负荷在 0.39~ 0.74之间,观测指标的测量误差变异在 0.46~ 0.85之间。如果假定这个模型为真值测量模型,那么观察指标的信度就可以被定义为真值变异与观测变异之比 (Alwin & Jackson, 1979),因此,本量表各观测值的信度范围为 .21~ .54 一阶因素无助与无望感、健康、压抑情感和躯体反应,在二阶因素抑郁体验上的负荷在 0.60~ 0.96之间变化,其误差变异的范围为 0.07~ 0.64,换句话说,这四个一阶因素分别可以解释抑郁体验变异的 36%~ 93%。

对该模型的拟合检验表明,该模型的拟合优度 (GFI)为 0.90,调整后的拟合优度 (AGFI)为 0.88,平均平方残差的平方根 (RM R)为 0.05 这些指标均表明:该模型的结构效度很高。

为了保证 CES- D在临床实践中的可靠性,我们还计算了该量表的同质性信度和分半信度,它们分别为 0.8679和 0.8526,这

表 1 CES- D量表的二阶结构模型的参数估计值

项目	标准化因素负荷				误差变异 [△]
	无助感	健康	压抑感	躯体反应	
Y ₁	.00	.00	.45	.00	.80
Y ₂	.00	.00	.00	.42	.82
Y ₃	.00	.00	.67	.00	.54
Y ₄	.00	.52	.00	.00	.73
Y ₅	.00	.00	.00	.53	.71
Y ₆	.00	.00	.73	.00	.47
Y ₇	.00	.53	.00	.00	.72
Y ₈	.00	.69	.00	.00	.52
Y ₉	.69 [*]	.00	.00	.00	.52
Y ₁₀	.59 [*]	.00	.00	.00	.65
Y ₁₁	.00	.00	.00	.55	.70
Y ₁₂	.00	.70	.00	.00	.51
Y ₁₃	.39 [*]	.00	.00	.00	.85
Y ₁₄	.68 [*]	.00	.00	.00	.54
Y ₁₅	.00	.00	.50	.00	.75
Y ₁₆	.00	.74	.00	.00	.46
Y ₁₇	.00	.00	.41 [*]	.00	.83
Y ₁₈	.69 [*]	.00	.00	.00	.53
Y ₁₉	.63 [*]	.00	.00	.00	.60
Y ₂₀	.58 [*]	.00	.00	.00	.66
一阶因素负荷	.91 [*]	.60	.96	.83	
一阶因素变异	.18 [*]	.64	.07	.31 [*]	

注: * P < 0. 01; △所有参数均为标准化参数

两个信度数据表明,该量表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,可靠性较高。

2.2 不同年龄组 CES- D评定结果

我们将 453名被试按年龄分为四组,即 20~ 29岁组、30~ 44岁组、60~ 85岁组,采用方差分析的方法,考察四组被试在抑郁体验四个维度及总体水平上的差异。结果表明,在无助与无望感、健康、压抑感和抑郁体验总体水平上,四组被试的平均得分差异显著 (P < 0. 001) 为了进一步了解四组被试在上述四方面的具体差异,我们采用 Student - Newman- Keuis分析,结果见表 2 从表 2中可以看出,随着年龄的增加,在无助与无望感、压抑感和抑郁总水平上,个体的得分在不断地降低;在对心理健康水平的自我估价上,得分上升。老年组被试的抑郁体验得分明显地小于中青年组,而对自己的心理健康状况的评价得分明显地高于其他组,抑郁体验随

年龄的增加呈下降趋势。

表 2 四组被试在无助与无望感、健康、压抑感和抑郁体验总体水平上的差异

	无助与 无望感	健康	压抑感	抑郁体验 总体水平
20~ 29组	1. 72	1. 94	1. 93	3. 11
30~ 44组	1. 58	2. 05	1. 87	2. 99
45~ 59组	1. 47	2. 10	1. 77	2. 92
60~ 85组	1. 38	2. 30	1. 46	2. 77

3 讨 论

从 LISREL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，CES - D可以分为四个维度，即无助与无望感（helpless and hopeless）、健康（well - being）、压抑情感（depressive affect）和躯体反应（somatic），这种维度分类对数据的拟合度为 0. 90，这表明抑郁体验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因素结构，而且这种结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具有一定的稳定性，是可测量的。同时，这也说明，本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和内部一致性，可以应用于有关中国被试的抑郁体验的研究，是一个较为理想的研究工具。

研究表明，无助与无望感、抑郁情感和 CES- D总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。这个结果与国外的同类研究结果基本一致。Newmen 曾系统地总结了这类研究（共 18项）的结果^[3]，他的研究表明：这类研究所得出的年龄与抑郁的关系有两种可能的模式，其一，年龄和抑郁之间存在线性的负相关关系，即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个体的抑郁分数下降；其二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个体的抑郁得分先明显下降，到中年前期或后期下降到最低程度，然后开始有所回升，在 65到 70岁时，明显回升，即年龄和抑郁之间呈 U型的曲线关系。造成上述两模式差别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被试年龄分段的不同，特别是对 65岁以上的被试的处理造成的。

本研究结果支持了 Newmen所提出的第一种模型，但与研究所期望的——抑郁随

年龄增加而增加的假设相矛盾^[2]。之所以出现这种结论，我们认为首先要区分客观的抑郁（症）与个体对抑郁本身的主观体验两个概念。一个人是否真的患有抑郁症，与他的抑郁体验有着根本的不同。CES- D量表是一种自陈量表，它所测得的抑郁得分反应了个体对自身抑郁状况的主观体验，并不表示个体真实的抑郁状况。本研究表明，抑郁体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，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：

首先，不同年龄阶段的个体对抑郁症状的心理敏感性是不同的。青年人对负性刺激的反应更为强烈，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个体经历了各样的事件，承受了各种痛苦，因此逐渐对那些负性刺激的反应阈值升高，能够很平静地对待之。

其次，不同年龄阶段的个体对抑郁的理解可能是不同的。可能青年人对某些抑郁症状的体验更强烈，而老年人则对另一些抑郁症状的体验更强烈。研究表明：患抑郁症的青年人更多地表现为罪恶感、自我贬低或自杀冲动等^[1, 2]。而与此相对的，患抑郁症的老年人则更多地表现为冷漠、精力不济、或动机缺乏，并伴有不同的躯体症状。这些研究也从一个方面表明，不同年龄阶段的个体的抑郁体验是不同的。

参 考 文 献

1 Newmann JP, Engel RJ, Jensen JE. Change in depressive - symptom experiences among older woman. *Psychology and Aging*, 1990, 6(2): 212 - 222

2 Newmann JP, Engel RJ, Jensen JE. Age differences in depressive- symptom experiences. *Journal of Gerontology*, 1991

3 Newmann JP, Engel RJ, Jensen JE. Depressive symptom patterns among older woman. *Psychology and Aging*, 1990, 5 101- 118

(1996年 10月收稿)